

怎樣建設革命文學

李初梨著

江南文庫 5

怎樣建設革命文學

李初梨 著

（一）

江南書店印行

1980

怎樣建設革命文學

小 引

整個世紀完全停滯了的中國，這十數年來急起直追的過程着現代的政治生活。歐美大半世紀的歷史經驗，我們在短縮的十數年間經歷了。

近數年來中國勞苦羣衆替其他被壓迫民族作陷陣先鋒，衝破貪婪頑固的帝國主義的統治，“復興的中國”從這裏開始。落後的亞洲變成“先進的亞洲”。幾萬萬人們都醒悟要到新生活，光

目 錄

小引

- 1 怎樣建設革命文學
- 2 自然生長性與目的意識性
- 3 對於所謂“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”底抬頭，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？

附錄 普羅列塔利亞文藝批評的標準。

怎樣建設革命文學

(一) 導言

(二) 什麼是文學

(三) 文學革命史歷史的追跡

(四) 革命文學底建設的展開

一 導 言

一九二六年四月，郭沫若氏曾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一篇“革命與文學”的論文。據我所知道，這是在中國文壇上首先倡導革命文學的第

一聲。

自此以後，革命與文學幾成爲文壇上議論的中心題目；什麼革命的情緒，革命的同情，革命的作品……等等字樣，也逐漸地活躍於各種刊物之上。到了一年後的今天，革命文學已完全地成了一個固定的熟語。

革命文學！革命文學！聲浪儘管大，議論儘管多。然而究竟什麼是革命文學？牠的內容如何？形式又如何？牠的必然性在那裏？我們要如何地去建設牠？除了一些空疏的抽象論而外，我們還沒有看過一個明瞭的解答。

可是中國目下的客觀情勢，不僅在這促我們觀念地解答這個問題，而且在要求我們現實地去建設我們的革命文學。

這是中國的革命青年應該擔當起來的一個重大任務，而且，的確，我們已經具有了完成這個任務的能力。

那麼，革命文學應該怎樣地，現實地去建設？

我們要知道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，應該知道革命文學是什麼？

我們要知道革命文學是什麼，尤應該知道什麼是文學？

二 什 麼 是 文 學

現在，如果有人發問，“什麼是文學？”他一定要遭絕大的嘲笑。因為在中國，“文學”是一個自明的東西，“文學”就是“文學”，在他們註解“文學”二字，是不可能，而且是不必要的事。

不過，在我們，從新來定義“文學”，不僅是可能，而且是必要。

因為，我們不僅應該把我們對於文學的見解，與有產者的對立起來，而且非把有產者文學論克服，實無從建設我們的革命文學。

現在，讓我們來把從前掛在文學上面的重重的神祕的帳幕揭開，還牠的本來面目。

那麼，我們冒瀆地問：什麼是文學？

關於這個質問，我們在中國文壇上，可以找出兩個天經地義的答案來。一個是創造社當年崛起時的口號，現在適成爲一般反動作家的旗幟。一個是現在自稱爲革命文學家的流行的標語。

前一派說：文學是自我的表現。後一派說：文學的任務在描寫社會生活。一個是觀念論的幽靈，個人主義者的言語；一個是小有產者意識的把戲，機會主義者的念佛。

那麼，文學的本來面目是什麼？

Upton Sinclair 在他的“拜金藝術”(Mammonart)裏面，大膽地宣言說：

All art is propaganda. It is universally and inescapably propaganda; sometimes un-

consciously, but often deliberately propaganda.

一切的藝術，都是宣傳。普遍地，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傳；有時無意識地，然而常時故意地是宣傳。

文學是藝術的一部門，所以，我們可以說：

一切的文學，都是宣傳。普遍地，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傳；有時無意識地，然而常時故意地是宣傳。

我們這樣說來，是把文學的尊嚴冒瀆了麼？否！否！我們這樣說，是有充分的科學的理由，事實的證證。

文學，與其說牠是自我的表現，毋寧說牠是生活意志的要求。

文學，與其說牠是社會生活的表現，毋寧說牠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。

因為無論什麼文學，都有牠的主張。一個作

品越是偉大，牠的主張的魄力愈強。

然此主張，實出於作家的生活意志；而決定此生活者，則爲作家所居之階級。

所以，我們可以說：一切的作品，有牠的意志要求；一切的文學，有牠的階級背景。

關於這樣見解的詳細的論證展開，當讓之於別的適當的機會，現在只請中國文壇的兩個大家，來作我們的證人。

第一，“雨天的書”的作者周作人先生，在他這本大作的序言裏，有一段懺悔談。他說：

“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德家，豈知這正因爲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；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，不道德的道德，其實却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謂的新的道德來。我看自己一篇的文章，裏邊都含着道德的色彩與光芒，雖然外面是說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。我很反對爲道德的文學，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爲文章的文章，結

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，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。也罷，……還是‘從吾所好’一徑這樣走下去罷。”

你看，一個“很反對爲道德的文學”的周先生，尚且“做不出一篇爲文章的文章，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。”那麼，我說文學是生活意志的要求，又有什麼不對。那麼，我說文學是宣傳，更不是我的獨斷。

可是，周先生，你放心，這並不算“何等滑稽的矛盾”。因爲在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，比這個還更要滑稽而且悲慘的矛盾，正不知凡幾。不過你若“在江村小屋裏”靠玻璃窗，烘着白炭火鉢，喝清茶，同友人“談閑話”的時候，那就看不見，聽不着，想像不到了，而且你說的話，外面越似流氓，越似土匪，那你裏邊所含着的道德，就越有色彩，越發光芒。

“也罷”，周先生，還是請你“從吾所好，一徑這樣走下去罷”。不過，你要當心，當心你前面有

個很大的泥沼。

那麼，現在，再請我們的第二個證人，成仿吾氏來，說明文學的階級的背景。

成氏在他的“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”裏面，論及所謂“趣味文學”——文學的法西諦主義。他說：

“文藝是生活基調的反映，我們由文藝可以知道產生這種文藝的生活基調，（即階級生活。筆者註）……。我們由現在那些趣味爲中心的文藝，可以知道這後面必有一種以趣味爲中心生活基調，換句話，就是必有一種有特別嗜好的作者，有同類嗜好的刊行者與讀者，他們的同類的特別嗜好成爲了一種共同的生活基調，纔有了這樣以趣味爲中心的文藝。牠所暗示着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，牠所矜持着的是閑暇，閑暇，第三個閑暇，我們知道，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，有閑階級，就是有錢階級。”

成氏對於產生這個趣味文學的社會根據，更有一段傑出的描寫；我現在不客氣地引在後面，想來讀者諸君，不致見怪罷。因為他這篇文章，比“趣味文學”還更有趣些。

他說：

‘事實上我們現在尋得着這文藝上的三寶，看得到他們所謂趣味的真相，而他們的福地我們訪得着是那個討赤的首都，一個白化的都會。那兒有我們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 Cycle；那兒有我們的北新書局，那兒有我們的無數的，沒有課上的大學堂裏唸書的，未來的文人學士。景象蕭條的白都，連學校的門都是緊閉着的，城外的戰雲是密佈着，城內的居民是傷屍般的呆望着，這時候我們的周作人先生帶了他的 Cycle 悠然而來，揚着十目所視的手兒高叫道：

做小詩罷！排句罷！

使心靈去冒險罷！

讀‘古事記’罷！‘徒然草’罷！

.....

這時候劉半農博士不知道幾時跑了回來，揚着鞭兒，敲着他的瓦釜，大叫了一聲

讀‘何典’罷！

在這時候，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‘小說舊聞’，而我們的西滢先生却在說他那‘閒話’……，

好，我們不必再往下抄錄了，‘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’的論者，在這一小段文章裏面，已經把文學的階級的背景，寫得活現。

不過成氏在這篇論文裏，雖把‘趣味文學’的社會根據曝露出來，而對於這種文學在社會上所玩的把戲，卻未曾說及。

因為無論什麼文學，從牠自身說來，有牠的階級背景，從社會上看來，有牠的階級的實踐的任務。

我們知道，一切的觀念形態 (ide. logie)，都由社會的下層建築所產生。然而此地有一種辯證法的交互作用，我們不能把牠看過。就是，該社會的結構，復為此等觀念形態所組織，所鞏固。

文學為意識形態的一種，所以文學的社會任務，在牠的組織能力。

所以支配階級的文學，總是為牠自己的階級宣傳，組織。對於被支配的階級，總是欺瞞，麻醉。

現在我們以“趣味文學”為例，所謂“趣味文學”的社會根據，既如上述，那麼，牠的社會效能，又在那裏？

第一，以“趣味”為中心，使他們自己的階級更加鞏固起來。

第二，以“趣味”為漁餌，把社會的中間層，浮動分子，組織進他們的陣營內。

第三，以“趣味”為護符，蒙蔽一切社會惡。

在中國社會關係尖銳化了的今日，他們惟恐一般大衆參加社會爭鬥，拼命地把一般人的關心引到一個無風地帶。

第四，以‘趣味’爲鴉片，麻醉青年。

以上是‘趣味文學’在社會上所玩的把戲。

好，閑話休題，書歸正傳。

現在我們對於文學，得了以下的結論：

文學，是生活意志的表現。

文學，有牠的社會根據——階級的背景。

文學，有牠的組織機能，——一個階級的武器。

三 文學革命底歷史的追跡

“人的表象，見解，概念，簡單說，人的意識，是隨着他的生產關係，他的社會的聯絡，他的社會的存在而變化的。”

“觀念的歷史所證明的，是精神的生產隨着